



白華樓藏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墓誌

姚大母壙誌銘

姚大母者余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母也
母陸氏年十九而歸外大父悅閒公玘生子三
人長即高郵公次旻次昊年四十五而歿歿而
葬於稱字圩祖阡之麓不及誌且銘是爲弘治

六年癸丑也又二十七年而悅聞公沒將卜葬
占者以故祖阡當不得堪輿家所稱吉兆改卜
之悅鴻里是時高郵公猶儒生中歲窘賦家益
落貧無以改母之封也已而官高郵罷歸未幾
即又沒沒之日數張目顧兒翼自以不及合葬
母且銘其墓爲恨自母之始葬以迄於今蓋越
六十年矣頃者繼大母徐氏沒翼既以乞銘董
太史份而合葬之新阡而又痛父高郵公之歿
之恨也輒泣而謀於余謂昔者季子適齊葬其

子於羸博之間反而號曰魂氣無不之也余大
母之歸祖阡久矣又何必穴之此而輦乎彼也
第曩之葬也不及誌且銘苟無以卒其請則何
以報先君子而塞其悲余爲憐而語之曰銘墓
非古也孔子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不言銘况
笄珥之行非迫宋姬許穆之難則無以顯其節
而哀其聲稱世之銘大較多不中古銘法特以
烹醢紉績珮瑀圖史之略互相矜飾而已要之
非古者所以採之江漢之間以錄附國風之意

若母之卒而葬葬而不及合與今之始爲之銘
是皆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次而爲之銘曰 歲
癸丑兮日來復墓木落兮銘始卜告之後昆兮
封所獨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三日鄉進士唐君卒里族相
與哭於其家曰君齟而孤而卒能力學以文章
顯其身完其母於嫠立其弟於祿唐氏之族起
白屋於今詩書之澤益然阡陌之間者君之才

且賢也而惜也君年不永而卒止於此學士大
夫相與哭於其巷曰君之才且賢譬之干將鑌
鄒使有司早得錄君而貢之於 天子之庭

專一城拜一命當必能攄策效忠以施功名于
時惜也一躍而蹶而今露零無聞矣悲乎士之
不遇也如此其友人茅坤獨欷歔涕泣設位而
私哭之曰君之才且賢不幸而不遇人皆能知
君而以悲且弔君而至於君嘗抱隱憂間讀伍
胥傳至行泣於吳市以報父之仇輒流涕發憤

思欲得其當以弔其遺風且曰吾得爲伍胥所
爲雖死無悔也君之志若此亦可悲也已然君
涕而不忍以言於予予亦悲而不忍請于君已
而君之志不知其能竟與否及其長子早歿而
爲書以告予曰吾嚮嘗慕伍胥所爲然胥之湛
於江也或謂其不當僂荆王之屍天固厭其不
祥也以至於是嗚呼予讀君之書而聞君言則
又悲然亦涕而不忍以請于君君亦涕而不忍
竟所言於予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

以天下讓衆民無得而稱焉蓋傷其隱行也君
之喑啞嗚咽以抒其生平至於沒世而不言而
人卒莫能知且言之者誼殆類此嗚呼古烈士
不是過矣君名玠字晉叔君之先世天長入建
炎間始南渡卜徒於湖之烏戍然自五世而上
不可譜已五世實生章章生正正生經經娶凌
氏而以生君及弟珂君娶丘氏生子男三長守
身早歿次守禮次守和俱郡庠生年少而才他
日當讀君遺書以卒其志者生女一適沈之鑿

丘先君卒繼娶黃氏君既卒而守禮抱狀跣伏
來乞銘以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於某溪祖阡
之側按狀所書君之遺行尚多然其細者也故
皆不以書而特悲君之所爲庶幾古烈士之遺
於是揭而書之以慰君且銘君之墓曰 君之
才似鷓夷豫讓不能爲君之所爲三躍擊衣泣
且悲吾聞讓也妻不識而友識之嗚呼而銘君
者爲誰

鄰溪施處士墓誌銘

棲清施先生躬詩書禮讓之澤以教其子孫一
傳爲愛月翁儀遵棲清故業不廢而茶陵州公
佐膠州公佑及廣東按察司副使公儒又各以
經術顯或領二千石或由御史出爲監司並有
聞於時再傳爲處士簡字克廉號鄰溪處士以
布衣屏跡丘壑無他瑰瑋蘄截之行以聲稱州
里間然獨能引棲清先生之教以抗宗法於族
事父孝與弟仲相友善處士既長老而父母猶
在堂朝夕候寢膳或歲時召族姓相宴會處士

則皓鬚眉衰衣帶而偃僂於前仲亦皓鬚眉衰衣帶而偃僂於後方諸父後先貴盛時恂恂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並如田家子不作氣勢以狼藉人晚及諸父漸零落則又繩繩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或第或未第然各纍然以經術紹門戶至今不輟也故施氏子弟出則與絃歌之士相俎豆退則與阡陌之子相俛仰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蓋未嘗敢以睚眦人人亦

未嘗睚眦之者昔漢史嘗稱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自以不及予竊謂施氏近之矣郡太守嘗廉處士行而賢之檄縣長吏揭書其名於亭召之鄉飲而令給冠帶並謝不受享年七十而沒是爲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姜氏子男三守成守常守訓女一適李思望孫男可大等七守成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姥溪祖阡之側而來請銘予母李孺人棲清之甥也予故聞處士家法能世棲清先生之教以爲閭里

勸因許之銘銘曰 昔漢石氏以孝謹稱父子
篤行累世組纓猗歟施氏席彼家聲書之墓宮
以永令名

太學沈君墓誌銘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謨者攜二子過焉坐
而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君子也與之語其息
深深如也間出二子所著文章讀之矍然與古
人之至者相隱約非他經生贗貨爲者予頗異
之越甲寅君卒且葬不及誌其墓明年二子抱

友人姚君狀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
可攷勝國時有諱文者家吳江遂爲吳江人文
生文浩嘗從 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

敬生奎奎生漢漢即君父也

今上即位初

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
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時給事公以直諫顯
竟以議獄忤 上旨罷歸給事公少負氣魁

岍自豪既罷歸舐舐不得志於是託計然范蠡
之業與世相浮湛權羸縮盛田宅或累貲鉅萬

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閭里故閭里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事公既以貲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於給事公所向頽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事給事公獨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腆承之給事公數北出遊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亦輒供張屬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故爲六博樗蒲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

公給事公亦往往解頤而罷給事公既衰且晚不獨厭故時所習羸縮計不欲爲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向所爲舐舐罷歸者君之力爲多也君性愛善忍故於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間有急或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能

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也人以此爭相引慕爲長者一日行田間有一兒杜姓者從羣兒戲獨異君間視而偉之因抱與俱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弟少子倬而子之若已出已而偉果以尚書舉于鄉嗟乎君既起貴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公又能信之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澤播之後裔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已君少補弟子負數射策不第以貲補太學生射策

又不第遂棄去專意於教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教諸子也必本乎六經閩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倬自予曩讀其文於金陵時已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者不相及今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曩然騁於精微而未見其止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俞氏封孺人娶盛氏生男一即位女二長適周甸次適曹大武繼娶夏氏生男一即位側室某氏生女一聘鄭時可孫男一女二享年四十有八其葬也與盛合於柳胥

村之原即給事公所故葬處銘曰 阡不及專
祔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章之耀聲施
未艾兮 璽書玉冊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
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彊幹之才也天假
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
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
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

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
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
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
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
不共爲滄澗河忍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
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
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
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關說執政者指故所嫉
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即前

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
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
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
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
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毋廼甚其忌而分故執
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徃徃頥解唯公指畫間
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
惟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于吏部者十
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

兢振滯滯為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
才智亦擯之矣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
孤遠亦亟之矣一要負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
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蹇諤之士
無它援者也一冗負缺衆或私指曰某負缺按
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
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
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
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

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騰
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構嚮所忤執政而進退
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
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
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
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
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
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
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

蟀時鳴也檻蟋蟀之善鬪者共諸名姬分席而
博博而負者則攜金治博壘上下山池間露
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
之賢智之士固有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治
化至死不解然要之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
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
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廼以
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
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

躍否則蠖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鵬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歛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于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泲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某號愛山即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

氏並贈安人巳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勲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于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綰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巳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撼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

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
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
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于某祖阡之原
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懷中夜
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
維公之生歧嶷非常童齠揆賦蔚乎雲翔年甫
弱冠首舉于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
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䟽公手
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

舉淹振滯抑讒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
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
媚亦及身會虜入犯燧屬 帝闈校士徵兵

雜選魚鱗公以納言徙爲右丞

天子璽書

督屯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妬口
朋與公既左遷解組拂衣翱翔竢時公卿可躋
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矯矰靡施免官
來歸卧于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
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名歌選趙艷舞

徵齊檻蟲而鬪負者攜罍枕星席月鳴葭揚絲
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既彌留執手引訣公掀
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
天地一喙

傳孺人墓誌銘

予過錢塘太醫院醫士一峰傳君好賓客數治
酒罍從予或諸賓客西湖南屏諸山中予共諸
賓客數愛之而忘其疲且去也他日醫士君攜
其子思道從予治文章思道多雋材然退然若

質行君子也予頗恠之已而醫士君之婦王孺
人病且沒醫士君與其子抱同年友人王大理
君所爲狀來請銘且泣而曰吾之數獲從君遊
及諸賓客間不予厭以吾婦之治其內也又顧
其子曰兒輩事君唯謹以吾婦數手詩書及采
曲禮孝經之旨以姆字之庶幾乎古之彤管之
誼也而今且已矣又泣曰此兩者君之所及覩
且知者也方其闔處則以績紉自將烝烝然婉
約惠順以事其母母故懽甚者母病或瀕死則

八事類稿卷八
剪股以藥嘗之而母徐及甦以起也及其歸予
爲婦則以井臼自將笄笄然婉約惠順以事其
姑姑故懽甚者姑病或瀕死則亦剪股以藥嘗
之而姑徐及甦以起也內而執予巾櫛者三十
餘年移其所以事母與姑者敬共之而未嘗懈
也外而施諸妯娌姊妹姻族婢御之間亦移其
所以承我者一一厚遇之而未嘗有間也其他
爲婦人女子所最難者予兩家方以貲雄里中
兩家姊妹間共以璣翠刺繡相高婦獨持以素

婦謝諸璣翠刺繡一旦從婦人後甫年十四其
所操鹽米籌計浣滌烹飪又若故田里之媪然
者此數者閭序之德不外見君之所不及覩且
知者也沒之日不特予爲夫者之哭其婦子之
哭其母而閭里之鈿馮棺而號潛然出涕至不
能止其於古之賢士大夫之喪而巷哭者無以
異也君得無一言以識其墓令婦之名氏或得
次於古者國風所載也可乎予既聞醫士君所
稱孺人賢及讀大理君狀大理君之內孺人母

弟女也大理君言故質其所耳熟於內而稱孺人賢亦大較與醫士君合孺人父諱鑿母沈氏生子男一即思道太學生女一適縣學生蔣爾德歸醫士君三十八年而沒嘉靖壬戌夏五月十七日也卜以十月某日葬西湖某山祖阡之次按狀傳故仁和褚塘里人元某年間提舉君以其族顯入我朝永樂間保安州公潤由鄉進士起家至二千石以治行聞于時予覽覩醫士君父子翩翩有儒者風要其所自又繇孺人之賢相其內外者如此嗟乎可以卜傳氏之慶遠及苗裔也已銘曰 西湖之陂兮孺人之魂之兮環珮乎翺且翔兮西湖之宮兮孺人之玉攸封兮環珮乎千秋其藏兮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予少君八歲束髮從君遊即兩人深相推附爲綰帶交師事一菴唐先生當是時予頗以雋偉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好窺古六經百家之奧而其爲舉子

業也抑數逸於有司尺度之外而君獨句而比
之字而櫛之以劇切其間予兩人者宮商不同
調然其音節之鏗然以響而凄然以至或聽之
若歌文王孔子之操而相和鳴也雖予兩人抑
不自知之者予以是甫弱冠輒聯君以第於鄉
已而予既前君舉進士官遊四方所至或偶竊
聲名擅聞一時矣然忌亦隨之由縣吏入爲儀
制爲司勳未幾出徙外郡已而召還南省又未
幾再徙臬邊徼所被怨家者之挾執政以朋姍

而摧擊之必窮其力甚且削籍來歸而其所當
滄滄訛訛之口猶時引弋矰而未已也此無他
予既遠君稍稍以其所自喜者劉腎盛氣爲吏
業耻爲滄泆洄忍以相浮湛而又頗好著文章
時時引胸中之憤咽慷慨叱咤淋漓而發之乎
詩歌嘲弔之什以詆刺當世君之嚮所謂左繩
右墨以相劇切者蓋不及矣君後予十二年始
舉進士第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晉真外郎晉山
東司郎中守刑部曹若干年輒引故所持繩墨

以提職而卒以無寃獄也已而持節省獄蜀西南徼亦引故所持繩墨以省蜀西南徼其所平反減死論戍者三百六十四人囚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人而卒亦以無寃獄也還奏事于朝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其所綰南北厨傳與中朝勲戚勢人者之家蜒引窟據其間蓋亦聱牙矣而君躬忠信愷悌之資又特引故所持繩墨勉為拊循其間不特

郡之吏民共翊戴君而南北士大夫之馳傳而過者與勲戚勢人之故為憑陵郡縣者抑且稍稍心醉君而相與為聲名當是時君以治行為二千石最君之友朋之跡半中外然獨時時引顧予且謂予之器與識或可席國家之緩亟不當錮之巖壑為也予抑雖以罪廢然猶冀君通顯於時為世聞臣則予兩人所少共推挽者其在予也擯抑不偶而竊於君乎取償之矣君又未幾卒宛然以死嗚呼予不能為君繩墨以

遊於世故動而竊譽而詬亦因之君能爲繩墨
以遊於世矣而其所惟又卒若此豈兩人者志
同氣誼同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並置之崩
沙齧谷之湍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榱棟之末
也乎君既沒而當塗令沈君子木爲之殮闔郡
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紼殯遮送之江撫按
諸監使以下悲君之沒而得民之深也亦相與
檄其治行而祠之名宦其喪之返也君之父母
昆弟哭於其家鄉黨姻戚哭於其巷海內之學

士大夫其所共君遊者無問遠近潛然出涕移
書而弔曰天之厚君之德而嗇其年也如此予
哭之慟幾絕非以慟君也痛予兩人學道之同
予一切所自顧頽且懦不得於君乎鏡磨淬礪
其所未至以附古人之友誼也君享年五十有
六君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里之原來乞
予銘予痛兩人之深交故不及詳畫君之細行
而特次其所兩相附而遊者如此然君之賢也
抑可以概見矣君故崇德人大父翁某贅歸安

韶溪里顧氏於是君之父翁悅蒙顧姓君仍之
初諱唐而君之第也始及返故姓爲吳諱一儒
字望魯吳本延陵季子之裔也故號小陵君之
始爲舉子業也父翁以窶奪之屢矣君獨托外
祖家爲裹糧遊而予之裹糧而羨也則時或以
分膳君而助之遊君故得以發憤乎詩書而卒
其業以成其名及君之爲刑部主事也封父翁
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安人里中人或相
與侈君且曰吳翁之不及教子以經而卒貽之

以其榮也如此君有子男三曰人龍人豹人驥
並肄學宮才且良惜也驥中盜流矢殞死矣女
一適陳某孫男六曰某某某某孫女二系之以
銘曰 相彼黃鳥兮友生其焉求窈以深藏兮
宮之幽楸其寢護兮日月之流詩書不恍兮后
昆其麻吁嗟吾銘兮慰茲丘
墓表

李烈婦墓表

李烈婦韓姓生四歲而孤七歲母再適與母絕

不復從十七歲而歸大理寺評事李君之子從
規越六十日從規病且革其夕遂以自殉經于
夾室明日評事君合斂而殯哭之哀京師中學
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咨嗟涕慕之御史聞其
事於朝天子爲之旌其廬而評事君廼
輦二殯歸合葬於清河縣孫二之原友人袁太
史氏誌而銘之矣評事君復來謁請表于予予
謹爲題其阡曰明李烈婦之墓而識之碑陰曰
予嘗攷劉向所撰次烈女傳多列國之風之所

不載太史公班掾父子之所不錄按其事往往
仁人志士之所難者心竊疑戰國先秦以來文
人好事者之旨殆非其素也或又稱古者女氏
之教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琺瑯珎珮盪櫛
纒蠶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掌而漢
以來女教不聞舊矣間按歷代之史及今天下
州郡之志非獨王公鉅人之族爲然往往遐陬
僻壤赴焚投崖抱緡沉河瑰異蘄截之行邑不
絕書焉若此者豈盡由所謂師傅詩書之澤者

與而評事君又爲予言李婦者始母他適時憐
女方幼孤欲抱持去卒不可因寄食外舅氏及
母來歸候之數匿不相見閱十易歲而始筭母
僅一亩當是時婦幼窘草野間零丁孤苦危亡
者屢矣彼何及乎師傳詩書之謀也而卒能以
義絕母如是嗚呼彼之許夫久矣豈非天之獨
稟之氣相感而生固有所謂專一而不可化者
與予故嘗由李婦之所罹與其所善處者而推
之死夫之事易絕母之義難死夫於及笄之年
易絕母於孩攜之日難昔唐李翱嘗傳高愍女
以爲天下聞之爲人父者莫不願以之爲子爲
人夫者莫不願以之爲婦予謹廣其指而附書
之曰天下爲人父者莫不願其子如李氏之所
以處其母爲人夫者莫不願其婦如李氏之所
以自處也

胡夫人墓表

嘉靖戊午秋八月夫人病且革時總督胡公軍
舟山聞夫人之欲候其還而訣也陽以他兵逼

賊壘而再日夜間道走錢塘夫人猶及張目數
語而逝既殮明日衣衰衣襲甲將犒師東渡江
予入弔公哭之哀并攜二子匍匐而拜涕下霑
襟也號曰悲乎吾夫人之亡也予本儒生起家
而天子一旦賜之璽書令護諸將兵與賊
列壘而戰蓋是時予既以身殉國家之亟而
不復知有其他予夫人亦習知予所殉者國
家之亟而將不復及其身者夫夫則既憂俄而
聞予手搏賊王江涇道上斬馘殆數千間及喜

心亦持悸者久之未幾又聞他賊從五里亭還
避予所從諸將並便地散戰敗去予獨留引數
卒引弓貫矢外嚮突圍然後出時予幾不免夫
人稍稍則又憂而病悸以閉矣數年來予一出
師則予一戎衣別夫人夫人一爲飲泣此並將
家子房闈故事也及徐海引寇數萬從乍浦圍
桐鄉逼錢塘南駭金陵予收部卒不滿千人而
欲以嘗敵譬之以肉投餓虎耳不得已間關遂
巡曲計餌賊以遲戍兵至而覆之當是時外有

強敵內有讒口夫人固憂予之日且數死而予亦重念如彼而成功則東南填以寧如彼而否則身與妻俱虜顧計國家事幾間不容髮有不得不然者已而予俘海以聞讒口頗息而夫人從惚控中悸與閉相仍而病益痼矣近王直再至則再囚其他部曲之窟險而島處者自謂假之日月可得當以報天子顧諸執事之以飛語上撼者日至賴天子聖明不即加罪然其間禍機已若吹喟毛而起矣此予夫人

所以愈憂則愈悸愈悸則愈閉卒飲蕙以死其死也猶枕卧間以手作揮戈狀奮呼曰殺倭賊殺倭賊如是者三而瞑嗚呼痛哉吾夫人之死吾安得而不重以悲也又稽顙曰夫人故宋丞相章得象之裔也本鉅族少而歸吾吾貧甚勤井臼事舅姑以孝聞及予第進士兩出爲令一切薪水以下僅穴竇以通以廉謹聞予故少獲內助以有今日然並縉紳先生家閭概中之所數及書者也顧予之始末以兵革而殉天

子夫人之始末亦以兵革而殉予而其飲薄而
死也卒以此此予之所以獨痛以悲而君善文
於予爲肺腑交幸爲我書之以饒之於墓而弔
其魂也予聞而憐之按兵部尚書張公所別爲
夫人墓銘夫人之世系爵里及葬月日已詳誌
之矣此皆其細予故不復載而公之所悲則並
君臣夫婦之間之大易之所謂從一而終者予
特詳次之令他日慕公勲名忠烈者不必觀之
躍馬突陣而即其房闥悲憤之間可以知其慷

慨之略不必觀之鼎彝竹帛而即其松楸嗚咽
之原可以覩其鷄鳴之誼也已夫人之沒三匝
月而王直之黨悉敗去事聞於朝予爲之韻
數語以慰夫人曰 夫人之魂今安在兮維公
之功昭日月而不毀兮夫人之魂今安歸兮維
公誓言空寢帷以長待兮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嗚呼哀哉黃鵠其橫凌風之志矣何其毀翮于

初舉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爲絕軌于啓路
眇山川之猶是嗟人物之已非徒令志士望風
而懷傷知已顧影而却步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初以聯籍金閨入對 闕庭誦子之文蘩葍若
霧層構若雲繪之即色觸之成聲彬彬乎爭出
人士前矣及退而論襟貢王諧好管鮑則又握
手出肝膈傾蓋若宿昔惠儀蘭馨皎並珪質游
神于八極之外沉志于九淵之域蓋將亢之莫
昂深而匪測有不可以尺度求之者矣謂子潤

色王路軒視當世可也嗚呼而今安在哉曩嘗
謂忠賢冤戮志士殃死蓋悲國之不祥天之爽
命其適均也繇今思之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季
路以結纓苑屈原以江潭苑雖脂潤夫野草而
名則垂乎竹帛膚填夫溪壑而懿則托于金石
百世之下猶令聞而知之者或按牘而起嘆或
睇碑而興歌流風遺咏至今不衰至于哲士不
祿捐軀淵谷即長已矣誰復云何蓋以古之不
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述不

同均之遐晷不替而後長志可俟焉苟歲月之
無何與蜉蝣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略蓋夷吾
著作之區嗟納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
耳譬之蕤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絕春
華寂零韶節暗逝彼又焉能結遐悲于異代而
鼎知已于沒世哉嗚呼吁嗟林子此之謂矣昔
者烟眉吐氣于雲漢之表而今則摧于七尺之
木昔者締思驚精于墳典之上而今則瑩乎中
壘之土殆日月之俱流與草木而齊腐能不悲
哉能不悲哉靈輻晨啓白驥宵鳴返爾故國悶
爾佳城孰爲冠裳孰爲音聲修詞命奠潛如涕
零哀哉尚饗

祭楊邃菴相公文

代丁滄源作

嗚呼古有大臣入相出將入則坐廟堂佐天子
進退百官機制政治利害得失出則提枹鼓而
前與將帥分甘苦其生也國尊民庇其歿也天
子倚宁而思四海之樵兒牧豎以及郊壘之衆
無不偶語野泣慷慨悲咽若此者非周之方叔

唐之郭汾陽宋之韓范者乎而明興以來先生一人而已然此皆朝野之所得而街談巷誦史官之所得而書且藏之金櫃石室以待後世者而予之所聞則有衆之所不盡知而難言者予嘗訪先生密友及二三長老輩大較謂先生初被逆瑾之讒而罷也瑾是時舉廢大臣威行宮府中朝已伏於積薪之下矣而火之及燃特旦暮耳先生方同中官張永勒兵慶藩奏凱天子外挾殊賞之功內遭中覆之讒千里遙制

授計於永內發瑾奸事若電掣及

武皇帝

末年一二貴倖熒惑乘輿略遊江淮以南歷金陵並京口中外喧吻議且入浙幸而就先生第杯酒勸諍復宮之日甫及宴駕嗚呼此兩者先生不以言於人而寔挽國家如綫之危於呼吸指顧之間者也朝廷不得而賞鄉士大夫亦不得而言向微先生則永殆就釜之魚爾先發者及假令永能自爲之何以不早計於同帷席寵之時而反發奸於孤臣獻俘之日是可

驗也

武皇帝南遊去浙僅數百里其左右
嬪御以下酣心於西湖歌舞者若醉若翔矣又
何以及江而返假令不返會先帝野崩朝議未
定 國家事又何能種種如今日耶嗚呼先生
之功亦竒矣然而身歿十五年於此削爵故里
獨不得蒙故宰相葬祭賻謚如例其子孫又以
他沮不敢言嗚呼悲乎予間嘗痛故兵部尚書
王公功德不在方叔汾陽韓范下而死之日竟
奪其爵時先生方位首相予甚惑焉未幾先生

以間去位不得服故爵以死而海內人士亦卒
無一人爲先生言之者嗚呼若兩公者生若太
山而死若委露者已命也夫命也夫邇年以來
北虜數寇 朝廷思起先生於九原之下而不
可復得矣予故悲酸憑涕不能自已遣縣吏茅
某奠墓而告之以所欲云予知之先生知之四
海之士其得而聞且痛之否耶尚饗

祭甬川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

皇帝二十

四年甲辰先生廼死豈其驗耶先生之於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苟同以詭衆不飾異以矯物其立朝也內無私交外無謁客故位爲兩制爵至上大夫矣而蕭然若處士門墻之擔圭剖符散列省署者幾千人矣而孑然若獨立其與人遊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昵遠之無拂未嘗急人夷也而亦未嘗及人於險不令人黨同而譽亦不令人背公而嫉斯固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邦之老成人寔維

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以先生之道遊於今之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河當亦未適薄附日月通位顯施也然四海之士宗之者如龜龍就之者若日星以爲幽人之託蘭茝非所以利其衣被而飲食之也然無之則不可以居室矣君子之託善人非所以利其支巔而奮庸也然無之則不可以爲國矣先生之於國家譬之芳杜之處江湄也縱不及擅爵廟堂噴薄風雲獨不可以優游士林領袖善類乎哉嗚呼而今也

則亡之矣某等先生門下士也方先生之存也固不敢以私請先生之門故於其沒而祭也亦不敢以私哭先生於宿草之原其上也爲天下慟而其下也爲士庶悲尚饗

祭菁陽夫人文

嗚呼客有傳夫人之訃於金陵予聞而痛然不能哭也哭必即位友之母古無設位也雖然予嘗兄事夫人之伯子良弟事夫人之中子蒙非今之人所稱執友也而良與蒙許之然則予於

夫人有猶母之義也予不敢設位哭南望吳山川雲霧之間能無憑而涕洟乎哉特千里遣吏賞酒一卮芻一束予不及即位苟夫人之魂無不之乎也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而予嘗者尚饗

祭趙夫人文

嗚呼婦人女子之所將者非其刺紉烹飪之細則其琚瑀璜珩之儀故唯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者之所弔

而悲苟其幸而盛美完福非託身於君子與其
來嗣者之賢哲也則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薜華
其歿也露晞嗚呼若夫人者吾不得而聞其壺
饋之詳也獨間嘗從大洲先生遊天下之士方
推附之者如孟軻楊雄固道之必行於其妻退
見伯子其氣翩翩蓋所謂凌風之鶴千里之馱
騏也他日當讀先生之書而錄滂母於儒帷嗚
呼夫人可謂福美之俱者也胡爲乎天奪其筭
令中路而遽摧豈物兮不齊月兮恒虧歸窆蜀
山之麓岷江之下百年之後里中學士大夫過
其墓宮者必有能指而識曰某太史之夫人於
斯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惟
區區之不滅則黃壤其如攜而吾又何歛歎於
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摧尚饗

祭封侍御魏公文

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
悲也乎吾嘗附仲子侍御君通籍於天子
承明之庭今世所稱千里伯仲兄弟之間而公

於吾先君子吾兩人者所猶父而推事之者也
然而侍御君分祿以鼎食我公者十年於此猶
以不逮奉養爲號而况吾不能一日菽水之權
侍御君請 天子之恩以其所貴貴公以其

所衣冠於日月之際者衣公爲之表其間與生
壙者累矣猶以不能寵澤爲號而况吾先君布
衣而沒也至今霜露於叢棘茂草之間所以題
其墓而識其處者猶特曰處士之阡蓋天之所
以福壽予人者或與或不與而人子之所以不

忍死其親者則雖日承之以九鼎貽之以百年
也猶同歸於涕洟而悲酸嗚呼哀哉聞公之變
吾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公雖逝矣
然侍御君之所以入匡 天子而出巡郡縣

者聲施若雲流而爵位若霧馳也則所以 寵
褒泉室而焜燿蒿里者方如日之升如川之至
又何纍纍於幽明之隔而歔歔爲謹饌蘋藻觴
而告之脫遇先靈於九原也幸分卮而語曰若
子方謫宦於吾鄉洛河漳水之陂嗚呼哀哉尚

饗

祭戚南玄先生文

嗚呼悲哉於維我公邦國之禎誰謂一蹶遽
隕其生方在諫垣皎若日星入決大議一言定
傾公卿望塵呼為隼鷹出領士林帷顏輦曾一
時賢人游揚令名譬彼黃鳥嚶嚶和鳴當是之
時較才前代聲如陳遵器如郭泰有識者云假
公柄位或專節鉞開府塞外叱咤風雲千里沛
艾或引當塗推轂善類排焚解糾緩亟攸賴惜

哉不偶一黜

中朝棄檄來歸於焉逍遙薦書

數聞江漢寂寥繇無鉅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
遂老林臯嗚呼悲哉公自解官言卧田間課兒
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千里命車山陰汝中
豫章達夫或遵秣陵或合匡廬開襟玄覽游情
太初當是之時風槩四矚隋之河汾宋之白鹿
忽焉計聞道壞梁不縉紳之間相與匍匐貽書
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况予束髮從游公門
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銜報五內痛酸告公

之子收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之鄉
錄公令聞沒而祠社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由
嶺徼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凄凄朔風
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白華樓藏稿卷之八

白華樓藏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
不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
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
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

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况孔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痛

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讒人佞士暴君亂臣之所指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謂之不入於經而其俗

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傳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徃徃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也次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乎兔罝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遠矣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熙累洽當純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

變其俗至有輕生好鬪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彊立國而亦以彊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後六卿分晉其君臣稍以傾謀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國者毋亦慎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朝太祖高皇帝懲

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今日說謊者斬
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言語之間
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赦此正
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言成
化弘治年間徃徃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夫
耻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
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
唯在司國者厚計焉

讀豳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
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
人臣之所能及者蓋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此
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
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
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
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
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
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徃徃長於深宮之中而不

復知是以百姓之疾苦祖業之艱難既無接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彊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畋遊盤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宮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矇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無復此意盖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真宗方其幼冲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聞盖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鶚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鶚之事始末詳見於金勝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勝之文不得

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勝與豳風諸篇而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冢宰之位而代行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憚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目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謗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

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廼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况管蔡所為流言，不過搖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略托鳥之營巢鬻子，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為鴟鴞之

所破，既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脩脩，為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嘒嘒，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愍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上而得周公所自為功，代武王

之說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
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罭狼跋諸詩此皆周公
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
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
監以叛反狀既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
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
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
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
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既先

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悞解金
滕之居東者即詩之所言東山也遂混合而附
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
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
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既誅管蔡恐成
王疑已作鷓鴣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瀆亂之
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時
管蔡之爲流言特讒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
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

讒言及已即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
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
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
可則止之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
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
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
討又何必托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
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
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
文之下而金勝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
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解四也作詩貽王
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戩之鴻飛遵渚朱子又
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
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避居於東
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既因成王疑
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
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
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

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
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
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寔天下萬
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慎辨之者故特詳之
如左以俟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鹿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
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
夜巧伺以至於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
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
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
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怪之士
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
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遡太昊而下迄秦
二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
否之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

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答之而非謂聖
與仁智遽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
爲大知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
從而冒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
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
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
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
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
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者然後其說可信

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熒惑其間及仲
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
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鼎彝銘篆之文已
不能辯且讀之而况虞夏以上乎况於古之帝
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
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廼謬取訛口殘簡
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
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
列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羲仲和仲職官也而

以某爲知某爲仁而以名舟人被衣齧缺戶之
農之之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騫之
辯者也而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
載昭然可見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
位者也仲尼猶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
與公伯寮祝鮀讒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
知名左丘明學春秋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
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
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卿蘭相如以仁人名
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名叔向羊舌赤之
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知人名其他春
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孔子之聖猶
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
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
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

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灾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

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

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徃徃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馘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

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

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入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踈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免一危也得乎悲

夫

論沛公誅曹無傷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其勢困力詘且暮爲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怨者沛公方擁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即衡決曹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間嘗有怨懷沛公何沛公立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

然則項王何以言之今匹夫相讎往往匿名投
之有司論殺之安知非無傷有怨於他將伍而
他將伍詐爲無傷言之者亞父輩每令望氣占
沛公爲天子氣文成五采秦既滅與項氏爭天
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既破沛公軍非乘間而
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患項王爲人婦人之仁多
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輩詐令他人言之以激
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
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
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
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
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
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
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恠者霆擊韓愈之文也
嶢巖峭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
柳宗元之文也適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

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薶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日本圖纂列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鬪之習者也大略按舊所傳日本考略次及海上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曩遣諜者酋來歸者航海者甲之說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參諸丙與丁之互難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鮫唇之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諸島所入寇之路既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能按其潮濬所嚮以布斥

煇使瞭海者採君之言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
間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以東卻倭奴者可以
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於及岍而鬪者多
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之以占月氏而
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瞰候漢利害
處茲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慎也

題驚鴻集刻后

右驚鴻集永嘉項君所罹讒而自放之作也君
既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徃徃引
君爲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詬
矣嗟乎驚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嗚咽歛
歔慷慨於繳矐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
雖然幸君毀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
國風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
名者也數傳而沒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
不能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

詐爲客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即日超拜翼爲真外郎帝沒之日猶歛歔歔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割心刺腎與世之巖穴僻藝之流相幻持如是其沒而訣也不以宗社朝廷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席火至死而不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岼然開國非不知其過而亦曲逢所好以自媚嗚呼世之君臣相與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溫韜發昭陵所亟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漚竅耳倏聚倏散倏存倏亡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偶

儻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

而性踈意廣往往抵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
之旨一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廼自喜
曰吾其附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
水田數頃茗雪間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
贍吾歲時伏臘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
去官當閉戶獨息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
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算僊釋
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
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

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裹糧歷遊齊魯秦晉之墟
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遵豫章迤邐閩粵其
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
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
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
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
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廼以所得
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
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
飄鬚渥顏冷然若蛻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
按其像即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粵州罪
狀奪官來歸卧乎茗之上也久則既老矣方獨
息一室偃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閩有董
君九華者忽以像事來扣予既像予且前言曰
異哉君之幻也世之像人者徃徃得其頤顙口
鼻耳目毛髮豐瘠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

其神予是以稍稍厭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
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
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市田野之間無不人
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與予兩人獨得之
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宦也其所像者縮綬而曳
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冷然若蛻而遺
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不得以韉
而繫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像者綸
巾而竹筇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疑然若存

惘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歌
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
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既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
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
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爲別

弔林子文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六日 明進士林子懋植
卒同年茅坤聞之泫然流涕目鳴呼悲哉林子
之亡也有餘者才未竟者志才蹂命隕志俱神

逝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昔三閭沉而宋
玉招魂於巫陽仲宣卒而陳王願要于天路豈
不知終始者萬物之大歸天地者羣生之總寄
顧繆志乎幽明之期興嗟于杳冥之地蓋以戀
景者鑿毀而儀像于目娛聲者節逝而流音于
耳此其仁人之沒行路所以興涕而哲士之亡
知已爲之述哀故也况林子睿質金相藻思神
授方其垂髻弄翰跨視左思弱冠蜚聲步範相
如年未涉乎二十名已賓于 天子創跡海

曲藻譽

帝里一時縉紳先生沿風緝聲策

名欵交踐朱轂者願結駟而托后乘飛華蓋者願附鶴而追青雲甚且荀氏懷喜御之風子長抱執鞭之嘆亦可謂卓犖人士而昭曠四海者已爰考其衷繹志卜夏隣友原憲容與道德琢磨仁義言不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羨凌風之轡覲之者構食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廼若禰生之賦鸚鵡王勃之撰滕閣則又英年之氣雖均而靈脩之素允愧者也豈可同年而語

哉何長志屈於短筭遐軌絕于窮路物雖猶存人已云逝坤痛九原之不作感百年之無期竊附國子之悲罕生賈誼之哭屈原廼爲文以弔之庶幾耿幽光於將來託遺悼於後世云爾其辭曰嗟堪輿之季造兮何哲士之云生肇惟岳氛之朝降兮夕焉遽頽其靈鳳凰遊千仞而不出兮朱草猶閔其莖曾賢智之寡昧兮邁陽九而懷英夫繫來之如寄兮倏爾去而若遺豈厭世之混濁兮總雲路而高飛驅望舒而屬豐隆

六事林和卷九
兮將翱翔乎帝鄉鬱余攀神轡之不逮兮徒睇
瞻乎四方我歷帝閭而上告兮司命若降而在
下鑒余蹇之旁皇兮曰吾當具誠夫汝虬枝可
以俟輪轅兮直木固先櫻夫斧斤也萋草可以
冒霜霰兮繁花不崇朝而早傷也跖氏則延兮
顏淵則歿茲固大化之推遷兮伊胡俱松喬而
壽考亂曰已矣哉高陵爲陸兮日月有蝕兮吁
嗟旻天之不弔兮數之坎坎兮魂兮魂兮胡不
歸我將疇依兮亦孔之悲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
日飲漿茹糲以速病且死死之日醫饋以藥
勿納也既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
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既以
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觀也久矣其子悲不
自已請予言系其額予感古國風女史所錄
婦人女子以其感慨歎歎之間往往並繇艷
年方其粉黛紈綺之間而有生死悲離之感

固其宜也。廼若孺人之事高郵公，春秋已高，諸子女並從婚，且字此於人情，若可少解者，何其慘痛，剝割而卒若此，豈古人所謂婦之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性之使然，固有不必於其年之甫艷及其衰晚者歟？贊之曰：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瞻依而能言者，孺人璜瑀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飲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之思，愍烈之風，攷之彤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於哀而或傷，然以系之廟貌，垂之後昆，允矣其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丘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療饑，兮然操觚持筒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人之幽問。友於黔婁卜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長者之車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與冠裳焉，爾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白華樓稿卷九

三

白華樓藏稿卷之九



